

芬芳
一叶

更天真

◎朱朱

加班点餐的时候部队转业回来的大李说昨夜到两点才睡着,不是因为一心扑在工作上躺在床上还在想白天的任务,而是因为睡前忘了打开听书App,别人都是听着舒缓的古典音乐助眠,他则热衷于听鬼故事,而且越惊险越刺激越听得安心,也睡得越踏实。

原以为如此重口味的睡前嗜好足以让众人惊掉了下巴,谁知道,吃饭的时候,小唐姑娘说她上大学的时候关注过一个论坛上的连载,是一个年轻人跟着老道学捉鬼的故事,而且日日更新连更了半年多,关注互动的人火爆到海量。她也一路追看着,半信半疑的同时新年也买了一系列网红装备,并且把母亲找人备的太岁符带在身上。

有些完全不信的,则坚定地认为这是封建迷信,这世上哪儿有鬼?

前几日读书,翻到《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》,虽说是精怪故事,却不大容易在书里找到真正的精怪,但是故事里野兽会说话,还有些超越自然的生物身上都会发生不大符合物理定律的事件,但那些故事跟童话一样有寓言的意思,于是才想到,其实那些异乎寻常生活中的暂时用科学不能理解的发生,比如鬼故事和精怪的故事一样,只是一种修辞手法。传递给人的关于历史的、社会的和心理学方面的信息都是非官方的,但有时候会起到比正史更大的作用。

不仅仅是论坛和听书,网络的各个角落包括公众号里也充斥着大量的奇异故事,而且有数量不小的关注度和阅读量。有些故事甚至没有最终的创作者,甚至可能每一个故事因为口口相传都成了一个杂烩,混合了个人意愿的历史悠久、远道而来的故事片断,有时还会与其他故事混作一团。因为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这个无休无止的再造之中,有人觉得这就是一些没有价值的段子、无聊的闲言碎语,都是编出来的瞎话,但是也忠实记录了些生活实际。比如《两个找到自由的女人》里解决办法实为少见,但哪怕是乌托邦,也仿佛在告诉人们,有一天我们会获得幸福的,哪怕不能长久。

因为有些人相信但又无法合适地表达,强化信仰的愿望最终变成了胡说八道,听上去像是歪理邪说,让这些故事的外表显得有些飘摇不定。但什么都信一点的人会比什么都不信的人要坚韧胆大得多,信念是个虚幻又强大的东西,会在倒霉透顶的时候因为坚持的善念而相信有神迹的可能,现实里的死结会由此找到突破口,这比生活的迷茫混沌要有把握得多。同时,向善向真是所有故事里共同的标准,这又比人世间看不见摸不着无法言说的规则要明晰。

有人相信故事被笑为天真,其实,谁比谁更天真,还真是难说得很。



玉兰迎春

◎任惠均

春分游乐

◎苏枕书

嘉庐君:

羡慕你此时入浙,想必山川映带,目不暇给。我上次去浙江,是2019年8月,从上海去桐乡匆匆一转而已。这几年读钱仪吉家的资料,极想去嘉兴城内和德清黄回山仔细走走,奈何不得机会。以前博论写到庐山肺病疗养院,毕竟还是去庐山住过一晚,在满山云雾中寻觅过旧迹,心里才稍微有些底。

你提到清明将近,这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节日,乘小船在溶溶漾漾的春水上,看岸上满目花树,什么都觉得可爱。这里虽不过清明,但近来也是扫墓的日子。春分、秋分前后三日,共计七日,在这里叫做“彼岸节”,家家祭祀先祖、清扫佛坛佛具,是日本源于净土思想的独特节日。彼岸节头一天叫“入彼岸”,最后一天叫“出彼岸”;春分和秋分叫做“中日”,人们多在此日扫墓,供奉花束与红豆糯米点心。春天的通常叫牡丹饼,糯米团子外包裹细腻的豆沙;秋天的叫萩饼(お萩),团子外是粗豆沙,仿佛胡枝子的小花。柳田国男在《山村生活研究》里说:“春秋彼岸的食物首以牡丹饼为第一,此外萩饼亦多。此外叫做彼岸团子等的,亦与牡丹饼无大差。”他在《岁时习俗语汇》中写过,青森八户地区,春彼岸时于家中佛像上插柳枝,叫做彼岸花,也有和柏枝一起在市上卖的。秋之彼岸花为石蒜,多盛开于墓地,似未见有供奉佛前的。

的。江户前期出版的京都岁时书《日次纪事》云,“彼岸中诸寺院有法谈,男女参诣,茶果赠答”,春秋彼岸仪式相同。

我对牡丹饼的印象,最初来自小林一茶。他在俳谐俳文集《俺的春天》(1852年)里讲过一个故事,说从前大和国立田村有个可怕的女人,虐待继子,十天都不给他吃饭,而是把一碗饭故意炫耀给他看,说“若那石头地藏吃了这饭,我也给你吃”。继子难耐饥饿,就牵着地藏石佛的袖子,苦苦恳求。神奇的是,地藏石佛竟真的张口大吃起来。继母无法,从此只好善待继子如己出。如今,那地藏跟前,据说仍有四季不断地供物。一茶接下来的句子是:

牡丹饼呀,荒蕪佛菩萨也有,春天的风。

很容易想起他早年收入《七番日记》的另一句,“牡丹饼呀,地藏膝前也有,春天的风”(1814年)。春天的风拂过深草中的地藏石佛前,那里也有人供奉着彼岸节的牡丹饼。很喜欢牡丹饼和萩饼的名字,但也不会特地买来吃,毕竟平常吃得更多的还是洋果子。

近来东洋文库在京都文化博物馆设特别展,名为“知识大冒险”,展出东西各国种种书籍与图像资料,蔚然大观。展品中有说明东洋文化之丰富的多种文字,如《训民正音》《钦定西域同文志》《番汉合时掌中珠》《藏文大藏经》之类,这些多文化

多语种的文献资料正是东洋文库藏品的特长。不由好奇,清代汉人知识精英掌握满文的程度如何?清初翰林院新用庶吉士须选读满汉书,康熙时例,庶吉士四十五岁以下者读满文书籍。雍正以来,习清书者渐少。乾隆年间,命贵州广五省庶吉士不必习清书,直隶、山东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等省,视其人数在三四人以上派一二人;江浙等省人数在五人以上,派二三人,率以三十岁以下充之。道光十八年(1838)后停选派读清书之例,此事吴振棫《养吉斋丛录》叙之甚详。近读吴振棫《花宜馆诗钞》,见到一首学满文的诗,很有意思,抄给你看,题目是《寓保安寺习国书戏呈余梧冈凤喈、程蕉云川佑、刘竹笑礼奎、程憩棠琳采、傅秋屏绳勋、靳云屏会昌诸同年》:

抛却平生读过书,舌人分课就僧庐。声谐金史元文外,客聚晨钟午磬馀。插架近知新语富,篝灯谁共夜窗虚。漫将扬马夸词赋,才似蜗髻入塾初。

这首诗自然作于吴振棫嘉庆十九年(1814)中进士、选庶吉士之后,当时他22岁,又是浙江人,符合选去学习满文的条件。《养吉斋丛录》多有讨论满文的条目,他学满文时很年轻,满文水平在清代汉人知识精英中应该属于佼佼者。夜已深,信暂写到此处,盼望来书。

松如
癸卯春分夜

新版《倩女幽魂》有长处

◎胡文辉

偶尔在电视上看到叶伟信执导的新版《倩女幽魂》,觉得表演虽未必佳,但情节却不错,准确点说,是剧本改编得不错,甚至可称神来之笔——编剧是张炭,曾制造出《无极》那一“惨案”。

故事里的捉妖师燕赤霞,旧版是糟老头午马演的,新版是老师哥古天乐演的;相对的,书生宁采臣,旧版是大靓仔张国荣演的,新版是毫无亮点的余少群演的。从演员配置来说,已

可见故事的重心完全转移了。旧版的燕赤霞是单纯的捉妖师,老好人一个而已,而新版的燕赤霞,其实是聂小倩的旧情人!只因他俩一个是妖、一个是捉妖师,身份冲突,正邪不两立,燕赤霞出于“职业精神”才不得不斩断情缘,使小倩完全丧失了对他的爱意和记忆(直到故事最后,燕赤霞与千年树妖同归于尽时,聂小倩才回忆起他们的过去)。而此后,燕赤霞始终不离开黑山,一直守护着不再知

道他是谁的聂小倩,包括爱上了宁采臣的聂小倩……我喜欢这样的情节设置,喜欢情圣燕赤霞这样的角色。

燕赤霞对聂小倩的守护,完全是单向度的,是无望无求的,与单纯的暗恋无异,唯其无望无求,始见深情!燕赤霞之于聂小倩,简直就像是《钟楼怪人》(根据《巴黎圣母院》改编的好莱坞动漫)里的加西莫多之于爱斯米那达,只不过一个是丑八怪、一个是帅哥而已。

心窗
片羽